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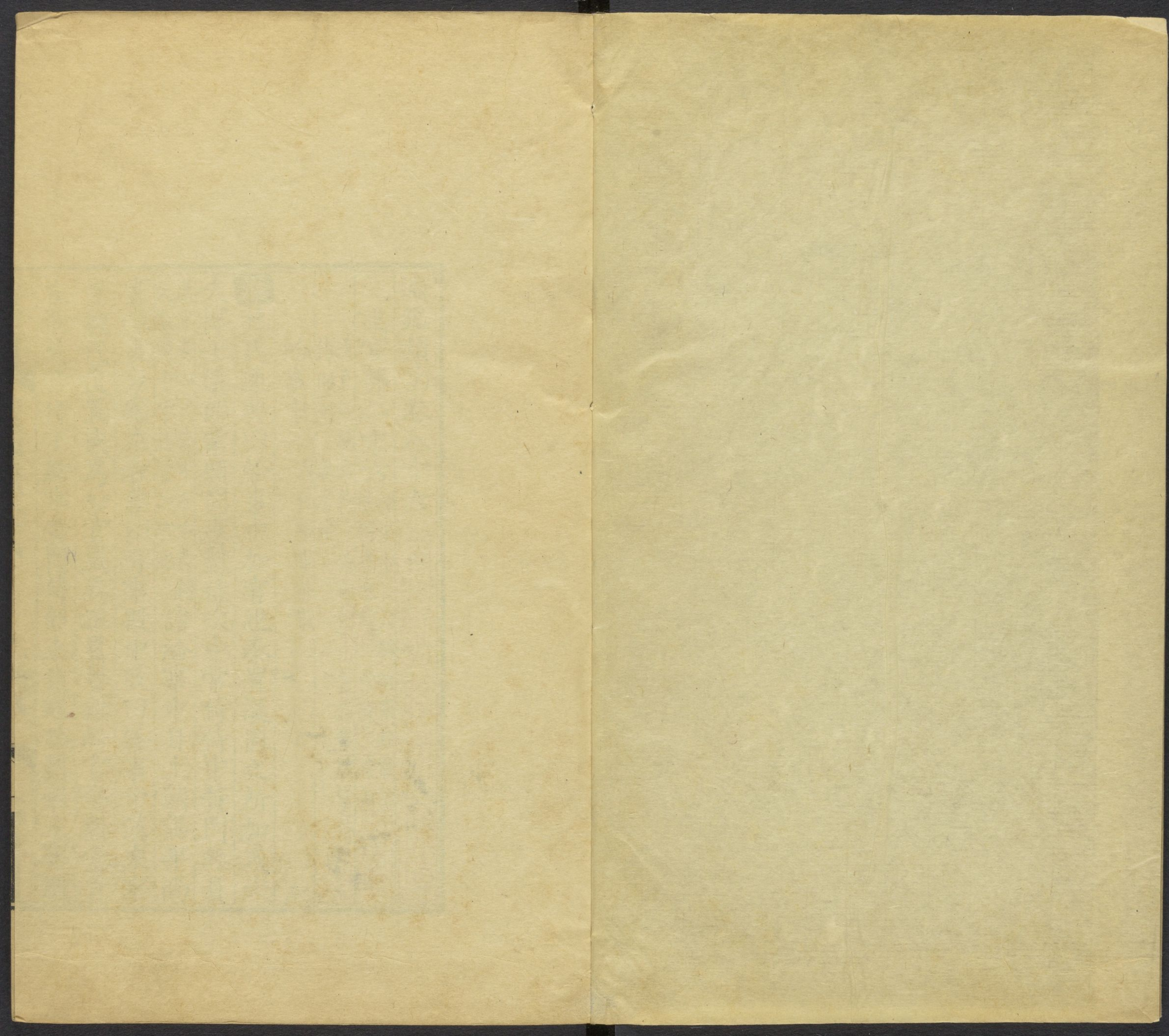
E

1

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BT 9301.1341A



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設官部二十六

給事中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侍郎附起居注

給事中并載

原杜氏通典曰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

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

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

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

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

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



集書省梁陳亦有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
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府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
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
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
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
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
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
奏鈔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
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
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
員位次侍中常侍之下或名儒

或國 應劭漢官曰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齊職儀云東

漢省其員魏晉宋齊並置無常員齊給事中與諸散騎
同掌侍從左右獻納

省諸 隋文帝門下省置給事二十人除中字國諱
掌陪從朝直 煬帝

改名給事郎 **增** 文獻通考曰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

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

封駁司隸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

司歸門下詔給事中許書畫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

年門下中書言後省脩成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門下

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給事

中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

政異當求浚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紹聖四年葉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廟堂設施得以更相驗今使舍人兼封駁則給事職廢詔特旨書讀不回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曾肇言門下駁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黃令舍人書讀隳壞官制宣和元年張叔夜言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密院被旨亦錄付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乞立法禁從之元豐寄祿為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

紹興二年韓世忠賞功文字給事中賈安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

闕官乃詔檢正李與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

省有給事中次於散騎常侍 金給事中從五品屬宣

徽院給事局使副使屬衛尉司 元始祖至元六年始

置起居注左右補闕掌隨朝臺省院諸司凡奏聞之事

悉紀錄之後定置給事中兼脩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

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使一人通事兼知

印一人 明國初統設給事中正五品四年改正七品

六年始分為六科各設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二十

四年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

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

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
 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
 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
 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
 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音凡
 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丘文莊曰我
 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煩簡而設員凡奏
 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
 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
 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
 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寓其責於科道四
 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之
 中而寓隱然嵩責之意設官之意微矣嘉靖九年給
 事中夏言疏曰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給事共五十

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獻納
 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時補足當俱備後來乃有不盡
 補者先朝五十八員一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員不及額
 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員不及額
 數之半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
 論思之常從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
 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
 至於今莫可復也考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
 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
 兼選正德間始以上者考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
 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
 登極之初應詔止於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常奏請廟
 堂大臣陰行沮格往往以未常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
 欲得脂韋媮媮愛身固祿之流取其不為已害而已司
 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
 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為取人之則
 帝嘉納之

給事中二

設官部

月監頁心卷八十一

給事中

日

原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

給事中 又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中 **增**冊

府元龜曰張禹為給事中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

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

骨避鳳 **原**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

事中 束皙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

或貴遊子弟 晉書曰陳邵字節良武帝詔曰燕王師

陳邵清貞廉潔行著邦族篤學好古博通六籍宜在左

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曰袁淮字孝尼

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宋劉湛為

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

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又曰梁陸雲公為給

事黃門郎雲公善奕棋常侍御坐武冠觸火高祖笑謂

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又曰後魏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為

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邊塞衡

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又曰

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

書參定律令 又曰北齊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七年

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
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
之上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
舊唐書曰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常臨軒謂侍臣曰
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
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而四海
又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
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以
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孔帖曰宗室
璿好從當世賢士遊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又曰薛

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又曰徐
彥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
而彥伯李嶠居首 又曰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
狄仁傑等獄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德
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
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狀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
馬 又曰孟簡導漑田以勞召爲給事中 又曰韓思
復入爲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雖除土木
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又曰陸堅以給事中
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 唐書曰李藩

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
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均言於帝
以為宰相器 又曰呂元膺自給事中出為同州刺史
及入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悉翌日謂宰臣曰元膺直
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均謝因言陛下與
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福請復留給事左右 冊府元
龜曰劉彤為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
尚未曉彤上疏諫制曰朕夙夜之志唯在昧爽卿慎重
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
夜漏耳 柳氏家學錄曰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

開元中李乂多駁正姚崇惡其異已薦為紫微侍郎實
去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冊府元龜曰徐岱代宗
時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舒王以下侍讀承兩宮恩顧
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常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
短 分紀曰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
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
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
悅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唐書曰
李遜為給事中常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
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

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令狐通為給事中崔植封還制
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
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其制方
行 又曰韋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劉士經以駙
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
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
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為給事中開
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
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

宰相曰承嘏久在黃扉故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
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留為給事 宋會
要曰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維言呂誨等降黜敕命不
出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法 事略曰
元祐中黃廉為給事中議論引大體 言行錄曰陳戩
字仲休高宗朝為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
失當多所論駁士論重之 編年備要曰德壽宮提舉
陳源兼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
干軍政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
制 吾學編曰卓敬瑞安人洪武進士為給事中時制

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為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又曰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為戶科給事中永豐軀美穎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帝喜之靖難後不屈死 通紀直解曰永樂時都給事中陳諤彈劾不避權貴常奏事聲洪大聽者竦然帝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名臣記曰張寧海鹽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内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石曹請乞事帝以是知寧 又曰寧為給事中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皇太后生辰設齋醮

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大臣當和衷敬德仰贊皇猷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 又張寧傳曰寧授給事中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樸元忠為館伴從遊太平館寧賦詩百韻樸隨手和之不相下寧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坼新黃夜半風之句樸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在省垣與葉盛林聰齊名 名臣記曰韓文成化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部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附汪堅以故逮文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 許天錫傳曰天錫弘治六年庶吉士歷吏工二垣給事中居諫

垣七八載諤諤敢言正德中忤劉瑾而死 戴銑傳曰
 銑弘治中官南科給事中以劾劉瑾廷杖落職 李鳴
 鶴傳曰鳴鶴正德中官兵科左給事中以剛直罷歸
 劉繪傳曰繪嘉靖進士選戶科給事中值夏言用事抗
 疏詆斥帝頗是之會六月朔晝晦帝大恐問天官主何
 占繪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言後言再
 相嗾南省論罷之 陸燾傳曰燾嘉靖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燾抗疏劾其奸帝感動為罷
 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二相燾謫都勻驛丞
 給事中三

原名儒 茂親 並詳給事二 履素 立德 晉起居注曰武帝起居七年詔

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
 然徵拜 **增左掖** 東臺 桓元左掖管轄之司劉伯

給事中 紫垣 黃閣 並晏公 駁正 塗歸 六典給事中

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
 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

頌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奏揚則校其任歷深
 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

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百官志曰給事中掌侍左右
 分判省事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
 便者塗竄而奏 詳詔敕 駁命令 續通鑑曰應有詔
 還謂之塗歸 駁命 敕並令直學士向
 敏中張詠詳酌可否則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
 故也 南豐擬制曰有司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
 論命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至於
 設官部 人發驛遣使申冤滯察苛撓莫不總焉 少

設官部 計監頁白卷八十六 給事中

郎風宰相器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夕言陳當世

論準古誼元初為給事二唐書曰齊澣開封還詔書

駁正刑獄本傳曰狄兼謨擢給事中左藏吏盜度支

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

勿以還詔為憚白居易集鄭覃除給事中制曰凡制

救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皆駁

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

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不強梗盡言慷慨論正傳

端掌侍奉讚詔令而已李少和坐賊及崔易簡殺從父

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賊及崔易簡殺從父

兄獄久不下戮慷慨閱讀之任論駁之司葉濤制

論正貶少和殺易簡除毛友制曰惟東

曰朕付基命於中書付審駁於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

端閱讀之任其還東臺出納惟允除毛友制曰惟東

臺論駁之司乃乞正官法望全朝典上詳給事二

萬世出納之地

祐元年劉摯言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兩次封駁

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法

臚傳詔旨唐本傳曰給事中齊映為人白

右或馬前臚傳詔旨肆考曰齊主高洋連年出塞給

事中唐邕練習軍書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

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時簡閱夕奉天書

數千人不執文簿能唱其姓名姓未常謬誤

夜直仙掖並見後詩名參黃散之班任極清華之選

元素迴天魏徵歎仁人之力李藩批敕裴公推宰

相之風朝遊青瑣之闈時批紫詔夕對金鑾之殿

徐草黃麻封詞頭而不下舊傳解事舍人批敕尾

以復歸共覩儒者給事並新書

設官部

官監頁心卷八十一

給事中

奏駁姦惡又曰趙君錫權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駁論其姦

惡命遂論無所避肆考曰宋程瑀拜給事中抗論無格不行

彦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瑀乃乞罷遂除知信

州侍御江躋等上疏留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

駁異豈在雷同朕深不欲卿去糾正違失吾學編曰

瑀既出特賜象笏以示隆眷剛正敢言通紀曰明王

有懷遠人永樂中召為吏部剛正敢言驥永樂進士

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剛正敢言驥永樂進士

初為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一日三疏吾

編除蒲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一日三疏學

已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

兵選將討賊復讐則大綱既正即日解官賀欽成化

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即日解官賀欽成化

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

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

給事中五

原詩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曰南省推丹

地東曹拜瑣闥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出入宜真選

遭逢每濫飛器慙公理拙才謝子雲微案牘遺常禮朋

儕隔等威上台行揖讓中禁動光輝旭日千門起初春

八舍歸贈蘭聞宿昔談樹隱芳菲何幸鹽梅處惟憂對

問機省躬知任重寧止冒榮非增宋之問和姚給事

寓直詩曰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

珥貂行寵就黃扉日威迴白簡霜柏臺遷鳥茂蘭署得

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

昌寓直光輝重乘秋藻翰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崔峒奉賀給事寓直詩曰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
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闌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
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王維詩曰禁裏疎鐘官舍曉
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
姚合和盧給事詩曰鴛鴦簪裾上龍尾蓬萊宮殿壓
鰲頭夕郎夜直吟仙掖天樂和聲下禁樓 明楊士奇
送給事中姚山僉憲河南詩曰觀風在激揚今喜擢蘇
章袖有銀臺筆衣含玉殿香河流明憲節嵩嶽對公堂
想見澄清日歌聲滿洛陽 劉繪省中寓直詩曰月轉
周廬映宿光煙飄漢署引仙郎初披御府黃門被已接

天衣侍女香窓前鐘報知長樂戶外星懸是建章銀浦
初飛披南館羽林宿衛周廬滿司隸陳兵入禁齊相君
留對歸家晚珠箔高褰動閣鈴金鑰乍懸傳漏板虎觀
氤氳雲半遮龍池嗚咽水全斜澹澹碧天遙度夜盈盈
宮樹暗藏鴉露滴天街應禪柳風迴上苑想飛花丞郎
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芸窓燭起草誰爲諫獵章抽毫
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年萬國歡騰侍御筵共道
韶音博士奏遙聞珍膳太官傳慙愧小臣空食祿明朝
宴會賜金錢

增制唐蘇頲行于經野給事中制曰門下尚書兵部郎

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閒機密靜有恒其操無擇
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札翰中臺奏草已承更
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雙遊之美 又行李懷讓給事
中制曰直方自守貞獨不羣理可析於毫芒文可成於
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閒遠絲綸所屬常推起草之
能駁正是司更接遊蘭之寵 遜逖行褚廷誨制曰師
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
駁正為務疇咨所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
賈至行裴遵慶給事中制曰清正介直公才雅望智能
利物行可檢人今東省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

輶軒宜居駁議之職仍領銓衡之務 又行張孚給事
中制曰果行育德疏通知遠是瑚璉之良器抱豫章之
美才文以藻身屢得詞場之雋公而持操更推吏道之
能譽洽禮闈風清憲簡宜擢拜於青瑣俾駁議於黃樞
常袞行趙涓給事中制曰純白高朗儒林表儀炳文
揚彩時謂清拔早以賢良茂異服我周行歷踐三臺之
列常參二陝之佐其於事典多所精詳頃毗荆舒尋罷
戎務近侍方缺選才正難評南宮之上書次東廂之奏
事夙夜思職爾無面從 白居易行孔戣等給事制曰
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

人者亦辨而用之幾等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
藹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闈可以同升必
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
分命以職祇奉乃事無替厥猷 又行竇易直給事中
制曰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寬猛舉錯甚得其中官不易
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闈以備顧問
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
宜敬乃官 崔嘏行崔壽給事中等制曰瑣闈冠三省
之高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賢惟爾壽以
賓筵雅度早踐霜臺儔以正殿雄詞超升省署而皆本

以明敏發為文學玉在涅而不緇金投火而彌勁眷言
久次是用遷昇我有絲綸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諧
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議

增箴明宣宗六科箴曰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
密爾廷陞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
令之出於汝紀之章奏之入於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
愆戾釐革欺蔽以贊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
忽以愆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惟汝之賢光奮於庸
怙威以騁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造自昔邇臣左
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母苟充位徃端

乃志以懋乃事

原誄宋顏延之給事中陽瓚誄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剝司充瓚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駮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漚洛蒿萊朔馬東鶩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邊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輦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卒無菽麥馬乏芻秣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枯

增啓王臞軒上鄭給事啓曰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溫純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 洪平齋賀許給事啓曰疇績辰猷躋榮夕拜葳蕤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突兀龍頭又喜黃扉之身到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管轄之司坐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敕與魏相之白去副封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

之聊屈畫黃重門下駭違之寄便應進紫屬中書造命
之權 又賀侍講劉給事啓曰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
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駁之公留侯為帝者師更慶緝熙
之益某官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
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
進殫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綜覈方舉華於飛翠已
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為
搖玉佩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袞衣之黼黻趣立班頭

散騎省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

騎並乘輿

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

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

漢因之並加官

詳在中

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

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黃初

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

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

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

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

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

山公啓事曰郗詵才志器局當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

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

遂舉郗詵又阮孚字遙集為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

設官部

引益貢

散騎省總載

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 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 潘岳

散騎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

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 華嶠字叔駿加散

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 宋置四人屬

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

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 其二衛四軍五校

軍總敘篇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

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

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

明中雖舉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 六年詔曰在昔晉

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

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 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

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

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功高者一人對掌禁令

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

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

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 魏高祖謂散騎常

在集書閣省逋墮致使王言違滯起居不修又宋弁

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

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 其資敘為第

設官部

計監頁

散騎省總載

七

三清明毫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北齊常侍

定限人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

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為

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唐貞觀二年制

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

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

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選二員隸中書遂分為左右

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龍朔二年改左

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增初學記

曰案敘初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官云秦置散

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漢因

之兼用士人無常員多以為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

置二職皆舊儒骨體以備顧問與侍中同元帝時劉向累遷散騎常侍與蕭固大儒同侍左右是也後雜伍貴

遊子弟班伯成帝時為中常侍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中皆銀璫附蟬為文貂

尾為飾謂之貂璫常侍服之則左貂東漢省散騎之職中侍服之則右貂

而中侍改用宦者無常員殤帝改施金璫齊職儀云魏

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為一官除中字直曰

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晉置四人隸

門下又領員外散騎常侍無員魏末又有通直散騎常侍四人自魏至晉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又有員外

散騎侍郎四人凡六散騎晉初此官選望甚重與侍中

設官部散騎省總載

不異自宋以來其任閒散用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

齊氏因之言掌圖書文翰之事故曰集書省其領諸散騎同晉氏五代史百官志

曰梁陳集書省置散騎常侍四人後魏北齊集書省置六人其領諸散騎並

散騎以為散官貞觀初惟置散騎常侍二人隸門下顯

慶中又置二人隸中書並金蟬左右珥貂龍朔二年改

為左右侍極在中書曰右侍極在門下曰左侍極咸亨初復舊

文獻通考曰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起居司諫正言皆附

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左散騎常侍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皆掌諫諍虛不除人

亦為檢校官石林葉氏曰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

今未常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

啓之者或曰元豐末黃安中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

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子為中丞常請除二官

竟不行按神宗之初行官制也常諭輔臣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蓋臺諫之長上意必欲取負天下重名如温公者居之尤非小人之便故遂終不除人也遼南面門下省有

散騎常侍一

侍乃內侍之職屬宣徽院 元無

原應劭漢書曰秦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並

無員散騎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

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為十二郡中正舉也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高貴鄉公以阮籍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徐宣為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又曰後漢張允初仕晉為左散騎常侍天福初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宣付史館 **原**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

為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為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為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郡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增**冊府元龜曰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 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又曰溫嶠為散騎常侍初為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

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
不拜苦請北歸 又曰宋向彌爲散騎常侍治身儉約
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又曰梁呂僧
珍爲散騎常侍恩遇隆密性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畢
食未常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
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
時 又曰陳袁憲爲散騎常侍以久居清顯累求解任
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
相甄錄且勿致辭 又曰司馬申爲散騎常侍歷事三
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揮斷沒無有

滯留 又曰後魏李孝伯爲散騎常侍方慎忠厚太武
寵眷以宰輔遇之 又曰郭祚爲散騎常侍常以立馮
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
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謂之儒秀不勸
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又曰于忠爲散騎常
侍領左衛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
秉貞節故常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
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劔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
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 後魏書曰高祖以李彪爲散
騎常侍既謂郭祚曰朕誤授矣祚對曰聖詔豈容差異

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浚遂不移官 典略曰賀琛為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冊府元龜曰唐劉茲貞元二年為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事守本官

散騎常侍二

原參乘 **挾帝** 上詳常侍一齊職儀曰御駕登殿侍中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

居右 **插貂璫** **賜牀帳**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

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翊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瘥屢求放退其以卿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掌規諫** 魏志曰 **贊詔命** 文帝延 **夾乘輿** **侍廊廡** 上詳類 **增車給追鋒** **門施行** 聚上詳類

康元年置散騎常侍與侍中同掌規諫 下詳類聚 **馬** 冊府元龜曰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才 **居內職** 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 **詔以光祿大夫還第** **原庾闡文章** **孟達容觀** 上詳

類聚 **文帝喜達之姿** 容觀以度自蜀降魏 **增鄭思元參** **乘** **司馬駿侍講** 駿上詳類聚 **傳暢** 晉諸公贊曰司馬

步兵校尉也 **設官部** **散騎常侍** 言

散騎常侍三

原朝夕規獻

應璩新詩曰散騎常

王永元時論稱之

吳志曰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劭薛瑩虞

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

俱掌

直諫

王隱晉書曰傅元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

之省

晉中興書曰與寧二年桓温奏省散騎常侍二人

比於侍中

貂璫之輝

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

貂璫插右

謝萬宜居獻替

詳類王恂宜進拾

遺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

其以恂為

譙周博物洽聞

干寶晉紀曰詔騎都尉譙

散騎常侍

程咸博

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為散騎常侍

學洽通

王隱晉書曰程咸字延祚太始十年詔曰黃門

散騎常侍四

原表

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表曰夫銓

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

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齊季陵遲官方弛亂草創惟

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隳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代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德如卓茂或

師道如桓榮四姓侍祀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

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臣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台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
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所視至於虧
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為陛下不棄管蒯
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二辭
矜臣所乞特回寵命則彝章載穆微臣知免 陳徐陵
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
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寒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
却秦況乎謬蒙知己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
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元黃鈞天
並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

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曆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楨
棧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
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原墓志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曰幾原博聞
裁為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蕕既別涇渭以分聖
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
徐阮如何不憇卜期不遠

原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
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於茲斑白攜手
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實勝寡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

戟疲楊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
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
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
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
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
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雋淑質英挺
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乃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
飈摧華閬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

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頽範於高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散騎侍郎一

增于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
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
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
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
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
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
業今新定天下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
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

孫之道也 華嶠譜敘曰華歆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察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散騎侍郎二

原掌問應對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侍郎常侍省皆為騎郎貲滿五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常侍蓋為此官也

為賓宴臣

桓氏

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新舊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故遷桓範為散騎侍郎官也

賀七歲拜散騎

漢書曰張賀年七歲拜散騎

帝室茂親

東督集曰員外侍郎

皆帝室茂親

鍾毓十四為散騎

魏志曰鍾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

笑有

皆貴子弟

又曰孟康字公休以郭后外屬并受九親賜拜散騎侍郎是時散騎侍郎

多貴子弟或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謂之阿元康既有才敏又故皆輕之不復呼其姓氏而謂之

詔集羣書

魏書曰劉劭

騎義雅而切要衆人更嘉之

撰正音訓

晉書曰徐邈字仙

齊名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

荀顛擢拜

又曰荀顛

音訓學義標明旨趣散騎常侍

謝頤顯侍

謝知

倩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

謝頤顯侍

表知

兄頤除員外散騎

清和著稱

晉中興書曰王悅弱冠

清和著稱除

知名美稱

又曰王洽字敬和王導諸子

設官部

散騎侍郎

散騎侍郎

三

弱冠除散騎
中書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通直散騎常侍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
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
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微輕北齊張景仁除通
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為正常侍 通
直散騎侍郎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
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
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
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謂

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
單謂之政員郎

通直散騎常侍二

增臧榮緒晉書曰太始十年詔程咸歷職左右劬勞內
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晉起居注曰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懋為員外常侍通殿
中直散騎常侍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又曰惠帝永
寧元年詔曰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機近
其令睿通直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與謩之子以父
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南史曰鮑

泉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經三日詔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垂涕受詔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見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冊府元龜曰隋何妥為通直散

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 又曰後周辛慶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任遇雖隆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員外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

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
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
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為員外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二

原公族閒任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駿齊王攸皆為魏員外散騎常侍於時公族務在閒任故置外

也位登之常伯

詳散騎常侍篇

嘉之宜補

王隱晉書曰吏部李重啓太常博士

曹嘉之宜補員外常侍

孫朝宜給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告老

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天錫歸國

晉張天錫字純嘏絳丘人為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

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肯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

苻朗歸化

載

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元於彭城求降元表朗許之

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世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而已

增

三益不亞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

侍郎

起居注一

原杜氏通典曰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

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

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

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

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

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勲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

設官部

日監頁函卷八十一

起居注

三

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荅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爲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

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爲左右史郎

左史舍人爲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爲左右史神龍

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有命則臨陛

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

載之史官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

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爲起居皆有名賢者**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起居

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爲虛名不

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脩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

殿記注官不侍左右惟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

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

言動熙寧初詔諫議官兼脩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元豐中兼脩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者亦許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罷脩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羣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

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

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曆中歐陽修乞更不進本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所行之訓 二立非

其地而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座後歐陽修謂當人主言動

言動不聞乞復 三前殿不立而前殿古制前殿後殿皆侍立

歐陽修之制 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

於前而後殿皆分日侍立 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及有無班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一

起居注

三

次為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
拘也點自戶部員外郎除左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
立脩注官其後兩史或缺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
自此始元豐寄祿起居舍人為朝散郎續文獻通考
曰遼南面門下省屬有起居舍人院其官曰起居舍人
曰知起居注曰起居郎金特設記注院脩起居注掌
記言動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
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因以翰林待制兼起
居注明初設起居注尋設太史監後俱裁革悉屬翰
林院

起居注二

增冊府元龜曰唐貞觀中每日朝退太宗與羣臣參議
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故貞觀注記稱為畢
備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常曰朕坐朝欲出一言
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臣
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
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慎之
褚遂良傳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
以為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

之耶遂良曰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唐書曰邢文偉
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
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孔帖曰張
說旣領集賢院薦韋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泰
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唐書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
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每入閣左右史立於螭頭之
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旣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
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又
曰魏謩轉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
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 又曰魏謩爲起居舍人

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取觀
向者取觀史事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
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乃止 會要曰馮定請左右
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 嘉話錄曰開成
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以除起居舍
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申謝
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
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舞拜焉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
熙爲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熙奏今後凡內中公事及
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錄

月終關送史館 東都事略曰梁周翰太祖召兼史館
脩撰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固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
論列之事望脩為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
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
注進御自梁周翰始也 仁宗實錄曰初脩起居注缺
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
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常
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
之 東都事略曰歐陽脩仁宗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
居注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會要曰至和中知

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咨訪之際動關國政
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 言行錄曰朝廷欲用蘇軾為
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宰相蔡
持正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
正不許 又曰軾為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寶訓
至真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
其言可以推明聖德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
錄一本上進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
不勝大願 又曰王巖叟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入侍邇

英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周文忠行狀曰公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置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聖德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常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

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二年御史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以付史館從之明名臣記曰宋濂改起居注侍太祖論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起居注三

原記事記言

謹月謹日

晉起居注曰古者天子諸侯

穀梁傳曰春秋之旨謹而月之謹而日之

增置劄玉陛

操筆赤墀

上詳

二職林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對仗承旨

珥彤

設官部

附錄頁卷八十一

起居注

三

記事唐百官志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璿請撰時政記文選書

笏珥形記紫宸咨訪赤墀記注周墀傳曰文宗時

御紫宸殿或召左右史咨訪所賦偃松篇製春臺宜最為天子欽矚下見前注

章職林曰開元中起居舍人蔡孚賦東都龍興觀偃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入記吾言俾伺朕居俾伺朕居吾言元微之集行高鉞制曰

遂編之於簡牘分直崇政立侍邇英上詳起居二

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眾人齊對頗紛擾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

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為郎七年脩注十載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侍立

言行錄曰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名高三俊職起居郎七年不遷

聯兩省宋陳后山寄張文潛舍人詩曰名高三俊上官

兩省 退匿楹間 對立殿下上詳起居二 密邇德音

陪侍經幄上詳立侍邇英注 黃屋深知 赤墀親

擢 出綽中宸 記言右陛 濡珥彤之筆 繡汗青

之簡 占柱下之一星 冠螭頭之二史 侍玉皇之

香案 紉金匱之圖書 大君有命眷來載筆之臣

左史記言爰約繫年之法 宣精柱下仰隣北極之尊

濡翰螭頭肅對紫宸之仗 當用第一流日侍供赤

墀之立 綴班小兩省地清嚴青瑣之移俱翰苑新書

起居注四

原勿籍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設官部

自監頂必卷八十一

起居注

長

增錄動作唐六典曰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

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恩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

惡季終則授**第一流**會要曰唐人言左**第二首**又

之於國史焉**職在司言**實錄曰唐元宗親製春

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諫罷**

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官

封禪職林曰唐貞觀有事泰山褚遂**文史博涉**又曰

良文史博涉工隸**職在司言**臺望一章起居舍人蔡

楷太宗召令侍書**請納封事**唐吳兢傳曰兢為起

孚奏臣職在司言請**事納封**陳政得失穆宗嘉之起居

拔鄭仁表傳曰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

物文章俱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齋紙螭下六典曰文宗敕左右省起居齋**侍從班**

嘉話錄曰左史得申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

退無復簪筆之際不得密邇天顏故後人謂兩省為侍

從班則登其選**左侍極**唐柳玘家傳曰玘為左史

不為不達矣**左侍極**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立堦非地程大昌演繁露李誠營造式螭首施之對柱

堦之螭歟以其堦為右螭**繫鞋造殿**職林曰駕御垂

遂認為唐螭非其地也**繫鞋造殿**拱殿則同侍從

官俱朝而退至崇政殿則與日參官同朝**一時清選**

退出殿門則就次繫鞋而入造禪殿拱立**號為要地**

白居易行蕭俛起居舍人**號為要地**史官號為要地

制曰記事之官一時清選**綴兩省班**長編曰熙寧八年范百祿

密侍殿陛足以**綴兩省班**奏今脩起居舍人知諫院兼起

班知諫院**兼諫院職**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兼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范**朕自知卿**衡為起居郎直前奏

純仁同脩起居注**朕自知卿**衡為起居郎直前奏

起居注五

增詩唐杜工部贈起居田舍人詩曰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韓翃訪王起居不遇留贈詩曰雙龍闕下拜恩初天子令君注起居載筆已齊周內史論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姚合寄裴起居詩曰千官曉立爐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又寄丘起居詩曰官清立入金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 又寄劉起

居詩曰九衢寒露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許渾寄李定言右史詩曰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閭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 鄭谷寄左省張起居詩曰含香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元微之誇白樂天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增制唐蘇頲行賀知章起居郎制曰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回職於版圖佇擅聲於鉛筆 孫逖行楊齊宣

起居郎制曰規行介立守道安貞雅致表於文辭清標傳於緒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聞謝病歲年滋久雖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於中旨俾分官於左言 賈至行裴綜起居郎制曰左史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慎擇端士求難其人殿中侍御史裴綜緒業清純言行惇敏俾之直筆庶勗厥官 李嶠行太子舍人劉如玉等右史制曰敕如玉等並言芳蘭芷行溫圭璧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辨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蘇頲行崔銑起居舍人制曰識遠心明懷才蘊藝缺碑盡記亡篋不遺實朝序之英髦爲士林之俊拔趨侍西掖洽聞東觀期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聲

增啓洪平齋賀黃左史啓曰騎省疇庸螭均振武立雷霆之下屢聞劇礪以責難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事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夙著六君子之望坐追三諫臣之風黑白旣分丹青自炳聖朝舉無缺事可少緩於箴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進躋左城密侍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誠示此日青史簡嚴之筆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之沙堤佇究濟時

之業 楊誠齋賀聶左史啓曰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某官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倚相柱下之光可繼甌中之姓有人 陳篔窓賀徐左史啓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輶雖堯舜在上無明爭顯諫之勞然佚狐在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

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業 洪平齋賀林殿院除左史啓曰臺端疇績左城躋榮紅雲之近玉皇獨聳螭頭之望黃道之開閭闔仍催豹尾之班某官峻躋記注妙絕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內以告猷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一星之曰柱史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 危吳齋賀魏右史啓曰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某官龍池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

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

書 **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

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汲黯曰臣願為

中郎署長出入禁闈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

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丘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文獻通考曰宋端拱

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真宗

天禧初用劉曄魯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

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

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

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

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

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

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

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

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

補闕一

增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

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孔帖曰張九

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勳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
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
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
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
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
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
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
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卒然與穆質同在
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

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
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
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
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垪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
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
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 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
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
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
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
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
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常言於宰臣
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
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
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詔中書善爲之詞 又曰
韋溫爲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

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
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
閣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
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
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
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 又
曰韋溫爲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溫上疏諫曰德如三
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
恐非崇飾微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
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

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言行錄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墮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爲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又曰韓魏公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橐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橐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宋史曰韓琦爲右

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錄曰傅堯俞爲司諫常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堯俞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堯俞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中興繫年錄曰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外廷不知也 言行錄曰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

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巖叟元祐元年遷左
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巖叟方權給
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
以出巖叟復上疏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
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
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
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
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
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
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
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
郎中

補闕二

增伏閣

當官

上詳補闕一
性舒遲進止雍

本傳崔沔薦為左補闕
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

得而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

合壁權德輿貞元中為
左司諫章奏不絕抵排

奸倖與陽城為助

補闕熊執易上疏論

肆考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
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

設官部

尚書百官卷八十七

補闕

六

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
之下安忍以君獨當
實難其人 不負所職
楊汝

士授右補闕敕曰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在茲選實難其人 言行錄曰韓魏公為司諫王沂公
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此年臺諫官多
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賞

一隱逸 罷二外臺
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
隱逸可勸天下 言行錄曰蕭燧拜左司諫首言
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燧疏二人乃

大璫甘昇都承旨王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上詳補

拊所主上即罷之 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通典曰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璀討

補闕三

增嘉其切直 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
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恐壞綱紀 薛廷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來除
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

曰宮中興作 太甚帝色變 恐傷大體 肆考唐劉寬夫為右補闕陳
寬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岵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
言須推排首末來寬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

未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 譽望蔚然 本傳
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數移大事 本

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
朝廷有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 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出自宸選 仁宗正史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
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

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 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

補闕四

增詩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

卿阜鷗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

設官部 補闕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
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
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
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耀世高步誰同年何
樹可棲鳳高梧枝拂天脫身鳧裏載筆虎闈前 皇
甫冉訓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
裳偶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鸛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
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
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

只憂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焚禁漏中
爲說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黑頭公

增制唐孫逖楊齊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
承密命更列近臣 常袞行薛兼適左補闕制曰兄弟
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
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諫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玟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
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
選也盧文玟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

獎況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爲宜記事盡規各侂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增**啓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啓曰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某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唯格王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闔內闔外不容二心

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狸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 劉後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 王格齋賀鄭正言除司諫啓曰脩名蓋代厚德鎮浮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冠峩豸角陰見睨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延登已試之英

拾遺一

增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

弟反狀則天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瑀飾求禮言鐵鸞金龍丹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 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 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又曰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唐書曰蕭昕為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為友表薦
鎬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
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通典曰左拾遺張方
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
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 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
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
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
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又曰

蔣乂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
命之 又曰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
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 又曰呂向擢
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 又曰元和中
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
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相子不合為諫諍
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

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銜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 通典曰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天中記曰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

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瓘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瓘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 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薛廷老傳曰廷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帝厲語詰之元

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

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墓頤津 言行錄曰余靖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蒙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得也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曄請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錄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

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拾遺二

增入閣

叩墀

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

曰是豈王仲舒耶 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數遊畋視朝常宴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苦諫 **立緊**

把麻

兩京雜記曰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

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六典曰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

團句低聲以助 **救房瑄** 論令致 肆考唐肅宗既即位拜杜甫為左拾

遺坐救房瑄出為華州 **論執強梗** **詞旨典美** 本傳

參軍 下詳拾遺 **論執強梗** 陳子昂為右

易對殿中論執強梗憲宗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陳子昂為右

拾遺上疏陳事 **時譽博奧** **御題魯直** 唐本傳柳粲

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 **作賦知名** **獻歌稱**

旨 事畧夏侯嘉常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 **伯雨贛章**

魯直風聞

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

設官部

拾遺

拾遺

拾遺

體號章一 聲振一時 號稱六絕 本傳唐柏耆志

下詳拾遺 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

立名謁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

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

時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詳上

直辭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祖禹引嫌 宗

拾遺一 肆考張鎬有大志好王霸 正言以婦翁呂

大畧楊國忠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道自訟 肆考宋范祖禹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拾遺三

增諫妨農事 冊府元龜曰唐張九齡韓朝宗為左拾遺

宗以時屬收獲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肆考李

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和中李異韋況以文章薦

於學始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

之詔以左拾遺召辭疾不至 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

人索價高兩以 以對策遷 文章元和和中對策一等遷

諫官徵不起 以對策遷 文章元和和中對策一等遷

左拾遺 乞寶大位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都為左拾遺同

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

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

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

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鞠飛馳

之樂伏乞寶於大位 長揖親王 肆考梁末帝間李愚

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

衡王友諒貴重 愚見之獨長揖 官曄與魯宗道首與其選

擢為右 增置諫員 治畧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正言 增置諫員 治畧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設官部

拾遺四

拾遺

七

增詩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曰聯步趨丹陛分曹限
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
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杜甫春宿左省詩曰花
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
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白居
易同行簡初授拾遺早朝入閣詩曰待漏排闥闔停珂
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
折方鬪班花接萼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
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 崔峒除拾遺酬丘二十
二見寄詩曰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初謁帝白

髮免羞人才媿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力不敢
負交親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詩曰萬里辭三殿金
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
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鄭谷賀韋拾遺詩
曰初升諫署是真僊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
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清風上碧
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中獻張拾
遺詩曰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間
親鳳扆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卷吟對疎篁
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譽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增制唐杜牧行盧告左拾遺制曰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缺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恡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薛廷珪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操心不媿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

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爾谷之詩什徃徃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

增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
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
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
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增書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
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
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
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

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增啓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啓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
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皂囊更納君德於
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
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
所學捷登要路力挽頽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為天
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綽之後孰若彌縫於
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
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
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 王格齋賀董秘

丞除正言啓曰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闔闔呈
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虚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
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奧學造微著玉杯
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緇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疇
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
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韞以入告於
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
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
二者之美

符寶郎

原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

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

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
光奪之郎按劍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

秩二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

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後漢有符節

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

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

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
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

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

為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

為承天大寶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符寶司屬門下省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

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年改監為院掌寶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

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

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

元董文忠事世祖潛邸及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為

郎居益近密常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高睿智耀子也智耀北使攜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闈恭謹詳雅後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明尚寶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寶司本司卿

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廕寄祿無常員監生六人所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

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為之貳

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

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皇選勅籍曰御前之寶

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

設官部

符寶郎

符寶郎

三

監俱龍湖文集曰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視學籍田勳衛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參者則給牙牌牌有團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

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

司領取 玉光劍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為

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太監用大黃絨絛兩手

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閩史掇遺

曰許穀嘉靖中為南尚寶司卿以人言罷歸穀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搢紳至南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能變也日以賦咏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簞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暢窮日月不倦

增箴符節令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

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為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

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

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

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增**文獻通

考曰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

洪鏡美卷八十一
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
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為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譯
經史元文宗天曆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
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

典儀 城門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
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
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
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

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
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
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增**續文

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元
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
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
寺 **城門郎**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
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
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緹徒今切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

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
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
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
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
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
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
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
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
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
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

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戶部辟舉
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
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衛親
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隸大都留守明不
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

樞密院總裁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
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
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
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

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侂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相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

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常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達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為副使熙寧元年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聯

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
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為職而
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
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
樞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
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續
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
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
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
部族丁賦之政見吏部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

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
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
副使曰知樞密副使司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
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
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曰樞密院散史曰樞密院
郎君曰樞密院通事曰樞密院掾史其分屬有樞密院
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南面太祖初置漢兒司太
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
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
密院事曰知樞密院副使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

承旨曰樞密副承旨曰吏禮房承旨曰兵刑房承旨曰
戶房主事曰廳房主事即工房也金樞密院天輔七年始
置于廣寧府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常
改爲元帥府樞密使一員樞密副使一員簽書樞密院
事一員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後增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一
員元知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
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
制調度無不由之世祖中統四年置樞密副使二員簽
書樞密事一員至元七年置同知樞密院事一員院判
一員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員增院判一員又以中書

平章商量院事成宗大德十年革去議事平章仁宗延
祐四年以分鎮北邊增知院一員五年增同知一員後
定置知院六員從一品同知四員正二品副樞密二員
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
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至正間復置議事平品二人
添設僉院一人院判一人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四員
正七品承發兼照磨二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
九品明不設

樞密院總裁二

增宥府

機庭

王禹偁制宥密之府總樞機于萬微
翰苑新書曰疏恩宸陛冠位機庭

設官部

引監頁心卷八十七

樞密院總裁

三

洪樞 温省 元祐中趙瞻拜同知樞密院事敕曰宜煩

疇妻制朕用禁林之老典温省之胡文恭行樞密副使王

務甫參籌于帷幄承班秩于室家 貼黃 錄白 前一

通考宋史樞密院面得旨者為錄 號二府 分十

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並留為底 房制行凡分房十考

京房曰教閱房其後又增支馬小吏二房凡兵房十有二

房曰知雜房其後又增支馬小吏二房凡兵房十有二

專命官 獨取旨 宋史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

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家塾記

進呈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于殿廬三省始留

中故事入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奏事畢然後對案前受事 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

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

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

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

密使唐時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使為伍沿革因循不

能釐 印行東院 議開南廳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邊事則三省聚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佐邦治 又熙寧三年詔曰國家 同宰相麻 擬中

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同宰相麻 擬中

書帖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為樞密副使降白麻

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

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

及頭 職為甚難 意實倣古 上下所倚任者名樞密院

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

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

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既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

難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

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宰相平章軍國兵軍可知也而

設官部 官監頁心卷八十七 樞密使

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樞密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

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

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榮

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

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

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至道三年以鎮國

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軍節度曹彬兼侍

中充樞密使彬自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

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

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

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

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

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

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立班恩

數並依宰臣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增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聞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宋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

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曆三年爲樞密使范仲淹出行門下時爲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爲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言行錄曰龐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宋史曰文彥博入為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 又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

處凌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又曰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 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淮拜樞密使憂邊思職動中機會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 宋史曰周必大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 又曰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于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必大

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以上樞密使
 言行錄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之
 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
 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入久
 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
 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
 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長編曰韓

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
 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
 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
 使讀冊則不可言行錄曰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
 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
 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
 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
 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

設官部

制監頁心卷八十一

樞密使

三

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
以而進退之 言行錄曰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
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
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懼忤咨
歎 元史曰張珪弘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
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
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以上副使

知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

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
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為之
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干體要則宰相
執政官合奏神宗正史職官志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
鄧莘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
只兼知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宋朝國初
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
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
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
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

元制詳總載

知樞密院二

增東都事略曰李諮為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 傳信錄曰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 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 以上知樞密院 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朱子集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宋史曰葉顥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 元史曰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 又曰康里脫

脫同知樞密院察八兒率諸王同附詔特設宴于大庭
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
辭旨明暢聽者傾服以上同知

簽書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
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
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
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
訓為檢校太傅馬知節為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
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

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
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
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
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 樞密院
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達為之簽書大抵
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
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 遼金元制詳總載

簽書樞密院二

增宋史曰王灌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
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言行錄曰權邦彥

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
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 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
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
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
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 又曰洪
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
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又
曰陸秀夫進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濱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

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

卿簽書樞密院事

以上簽書樞密院

春明退朝錄曰太平興

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 宋史曰韓肖胄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
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至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 以上同簽書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簽書樞密院

三

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

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岐本名嘉以生於御史臺因名臺

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簿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

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

於複道中尉下避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魏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舊格以聞尋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從子思奏

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北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改司經局為桂坊置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說則非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

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

設官部

尚書省

御史臺總載

二

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
 收採如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
 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
 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
 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
 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
 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
 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
 符光祿加禁止不得
 入殿省是其先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
 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
 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
 本官諸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

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
 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

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
 每年春秋

發使春日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
 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自載初以後奉敕乃巡不
 每年出使也 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

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

月餘右臺復請分縮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

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

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
 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后改

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
 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三

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

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議與裏行同穆思恭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

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敕依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

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臺記十二卷增文獻通

考曰宋仍唐制設御史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

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

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

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

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

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

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弼為監察御史正

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

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

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

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二班院隸

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事隸戶部刑部大理審刑院隸

隸刑部兵部武學隸兵部禮部太常寺隸禮部少府

將作等隸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

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有中丞為

設官部

尚監頁

御史臺總載

曰

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

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

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監察御史兼監

察使至是使名悉罷容齋洪氏隨筆曰嘉祐六年司馬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

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

司馬舍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

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

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祐中又不許

兩省官相往來鮮于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

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

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解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

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有

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

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

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

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

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

分限未便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

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

正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

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

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

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

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

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

忤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

值則捐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

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

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

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五

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
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
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
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
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
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

其官曰御史大夫曰御史中丞曰侍御史金御史臺置
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
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
一員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每
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監察御史十二
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宗帳并監祭禮及出使

之事典事二員登聞鼓院隸焉元初制御史臺掌糾察

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經歷

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

趙麟上

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畧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

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做肅百僚風憲萬

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

而何哉是以前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

象以榮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干

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

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佞指邪彰善癉惡使雄奸巨
蠹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則狐狸眇害蠹蠹微
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
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
載不盡應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
矣然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不
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
見宴居高坐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
設官部

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內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至元十九年十一月敕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彧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擇選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

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

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御史又

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

西湖廣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十七年

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

都御史左右各一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十二道各設

監察御史以詹徽為左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

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

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御史臺總載

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其北平貴州交趾雲南改置如
刑部監生二百五十人吏三百三十二人左右都御史
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
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冒則劾凡學術不正
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
則劾以憲綱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
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
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若京畿道凡有
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
讞平奏上凡敕差者各奉敕行事大抵內地專職拊循

邊鎮軍務爲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
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敘差御史司務
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
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
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凡
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
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
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
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
人劄差不請上諸差巡按爲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理

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諸司官
凡罪囚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辯之凡獄敕下臺推按
奏上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
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元按明初制一循
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
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
惟庸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侍御史而已十四
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
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
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
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辯冤抑而御史分爲十三道御
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
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何孟春曰高皇帝稽
占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
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
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

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
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
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
之得為之激揚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
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
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
之中又皆得言事焉

御史臺總載二

增晉書曰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唐會要曰大中
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
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又曰大中三年中
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

貨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 元微之行高允恭制曰
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 唐
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
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
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
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 元微之行裴注制曰秦
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
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 唐百官制曰凡冤
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
大夫中書門下也 韓臯傳曰臯常有所陳必於紫宸

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
也摧剛直枉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詣便殿避人
私語 宋會要曰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
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習
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 言行錄曰傅堯俞為
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
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又曰王素字仲儀既
陞臺憲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因歎曰真御史也
議者目為獨擊鵲 又曰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

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
爲之沮赧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 又曰英宗新
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
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續文獻通
考曰元立憲臺時阿合馬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
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
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
者阿合馬語塞乃止 又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
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
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

復望矣

先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於省毋得擅召倉庫吏故有是議

元史列傳

曰秦起宗仁宗朝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
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辯久之敕令起
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
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
明通紀曰洪武十三年命李善長理御史臺事法行人
守廷中一時稱平 名臣記曰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
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
又曰姑蘇陳祚宣德時起爲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
義帝怒曰蠻啗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
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宣德中都御史邵玘常奉命考察御
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人服其公明與顧佐齊聲價
都御史陳瑛劉觀誅後人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玘憲
臺為之一清 吾學編曰林鶚太平人景泰進士初為
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摭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
獨持大體略細故 又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進
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

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
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又曰王
獻芝嘉靖中為御史王寅曰獻芝乘驄京國風采凜然
折節憐才心如不及

御史臺總載三

增八印

五院

唐臺儀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
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

新書曰自唐初來歷五院者惟二人李朝隱張
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鷺車

唐會要曰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
須進狀仍服身冠

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

鐵肝

霜氣

東坡贈錢顛詩
曰烏府先生鐵

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
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掌刑法

正班序

設官部

尚書

御史臺總載

唐百官志曰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又曰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

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號七貴謂三司上詳總

監察御史專舉不如法者六典曰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白簡威青冥

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節東坡詩曰白簡威猶凜青霜威埽地風憲收聲

內榮獨坐外總百僚孫樵記出綸西掖秉憲

南床擢從烏府室新書置在赤墀露劾滋多霜威增

重風霜凌厲山岳動搖犀角豐盈豸冠峩聳

柏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載入

類胡廣之三登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

戴黑豸以揚威鳴絳騶而執憲薛宣之明習文

法周處之震肅權豪並晏公宣正殿之衣冠肅重

抨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鳳干仞

而覽德適逢可言之秋豸一角而觸邪特立正色之

地俱翰苑新書

御史臺總載四

增朝長唐植傳曰臺制三院象以熒惑詳御史官

皆顯秩合璧事類曰御史府自中執糾慝繩違奏彈

制曰御史之職邦憲是司舉直錯枉不避親讐糾慝繩

違務從公正如聞借過不即彈射將何以寄之鷹隼用

狼豺職司天憲五代會要曰御史臺出入天禁李

疏曰御史得南臺一御史南臺新書曰貞元中仕進

設官部

尚監頁心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三

史御 準繩之司白集行薛存誠制曰執憲準繩 指佞

觸邪唐太和敕曰憲官 朝廷綱紀魏謩傳曰御史臺

則朝廷理朝則天下治人君耳目 史人君耳目授以立

秋杜牧之集曰制漢家授署御史多皆為要劇 宋會

國九年詔曰御史府憲命擊彊 摧枯食藥不知苦

降威又曰御史霜降 敢言稱職明名臣記曰楊瑄天

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名且大用 高

寵擅權帝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 高

明能御史又曰高明貴溪人天順四年為御史同官趙

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長齋御

乞貸明過帝怒亦解顧喜明曰高明能御史長齋御

史吾學編曰朱裳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躬自

炊汲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

御史臺總裁五

增記宋曾肇重脩御史臺記曰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

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

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常聞之責人非難

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

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

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曰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

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又御史臺石柱題名記曰噫世移鳥紀俗變鶉居萬法懸而有為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為帝都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競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遠自建隆之后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刊堅珉永示來葉

設官部

計監頁函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七

增賦唐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
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
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豸出樹夕
陽而烏來巖城岑寂靈臺巉產直狀臨而逾明偽迹投
而遽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
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械
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
遙屆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踖仰繡衣而
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摧彈
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

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柏陳以剛直著
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
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瞬鷲視旣幹時而
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
理唐纘玉葉蓋臣惟哲法省羸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
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聳動
僚案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增箴明宣宗都察院箴曰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
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敷達民隱舉

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尅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懼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
 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媿媿緘默
 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
 懋爾績庶輔予理

增疏唐李嶠疏曰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
 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
 謫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膺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

御史大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漢因之位

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

石贊左右郎將印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

辟雍通三公官故改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哀

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

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詳宰相篇元壽

二年復為大司空趙縮為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

儒故奪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七

故物無也故事也言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

為御史大夫守數年不得匡衡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

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始

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至建安

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

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不領

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

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

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

今御史大夫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

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初學記曰案御史秦官

大夫率領也應劭曰周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注

曰御侍也進也戰國以為糾察之官兼典

史官秦趙會澠池各領御史漢因之成帝改曰大司空

監察御史置大夫以領之漢書曰何武建言依古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為三公也獻帝

時魏武為魏王復置大夫魏文黃初初復省置之歷晉

宋之後咸因之並以中丞為臺主已上並見漢至隋氏

復置大夫五代史百官志曰隋室唐朝因之龍朔二年

改大夫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增文獻通考曰唐制

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見御史大事奏裁小事

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

王公未常屈禮或以為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承嘉常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諂大夫禮乎

設官部

御史大夫

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者不知白誰也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為臺長自宋初置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夫者官制元豐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馬光為之宰相蔡

確王珪以為不可遂止卒不除人續文獻通考曰遼

金御史臺並有大夫詳總載史大夫趙賢德曰汝等多徇私情

未聞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元御史臺皇慶後定置

御史大夫二員元年正月敕振舉臺綱帝諭御史大夫

避朕自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以湯和鄧洪武十三年

罷詳總載

御史大夫二

增漢書曰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規

諫官屬易之冊府元龜曰漢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

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

行脩宜於本朝任職為博士論石渠又曰張忠為御史大夫署

穎川孫寶為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

郎諫大夫又曰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

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又曰貢禹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又曰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

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七

疲弊伏願留神稍加節損帝意甚不平後常目衡謂侍
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 又曰唐杜
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
明肅為人所稱 孔帖曰劉仁軌常為御史袁異式所
劾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
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
大夫 又曰韓思復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為繩察
又曰蘇珣進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
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 唐書曰肅宗幸靈武李
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

元宗還京峴兄峴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
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士庶皆賦美
之 又曰崔縱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
復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
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肅宗在靈武時為御
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
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真卿為禮儀使謂崔
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為名儒
達識 又曰韋陟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

上表論房瑄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顏真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陳謹言論房瑄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疏之孔帖曰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奸邪帝默然又曰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授朝廷莫知也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又曰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

叩延英切諫不納又曰薛苹加御史大夫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又曰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爲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旬致仕五代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元史列傳曰相威至元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奏曰陛下以臣爲耳

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又曰星吉至治中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湖東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擊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又曰太平字允中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又曰亦憐真班性剛正

動有禮法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吾學編曰軒輓天順初召爲左都御史嚴毅遇人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避去不樂與輓處又曰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御史大夫三

原憲臺

法冠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

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

臺主中丞是也下詳侍御史火精霜簡陰謀秘

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漢書孫寶謂侯文

曰今鷹隼始擊副相次卿並詳青綬蒼佩漢

以成嚴霜之威賜金弄印又曰薛廣德為

曰御史大夫位次上卿亞相憲臺柏臺烏府

銀印青綬佩水蒼玉賜金弄印又曰薛廣德為

上賜黃金六十斤安亞相憲臺柏臺烏府

車賜馬下詳後注

增南臺北門揮塵錄曰唐高宗改三省為三臺故

后朝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右臺宋朝李建

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一盛門高位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劔南又

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又曰唐韋挺拜御

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左右大臣無為卿地

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

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法律理冤滯大上詳前注肆考曰唐薛謙光拜御史

邸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振綱紀

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折豪強可都御學編曰高明天順四年帝謂寇深曰高明

貪殘吏又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靖初晉右都御史

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圻肅然

原侍御之率刀筆之吏上詳通典漢帝集曰武帝

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御史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嬰有隙諸侯 奏去副封 涕對具獄 漢雜記曰故事

皆疾錯也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一副封以防擁蔽 漢書曰張歐為御

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副防擁蔽 漢書曰張歐為御

史大夫謝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

泣而謝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

祿歸老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夫丞上請造白金與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又曰公孫弘為御

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為罷敞

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願罷滄海 舞文輔法 曰又

及黠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

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鈞

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黠 張

言又白張湯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黠 張

歐請免 卜式貶秩 大夫詳前注 漢書曰卜式為御史

罷上由是不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 增廉潔節儉

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倪寬代之 不習 增廉潔節儉

經術文雅

肆考曰漢元帝詔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

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

譚為御史大夫又曰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

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為御史

體斷國命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

大夫 請立明堂 諫御樓船 嬰田蚡俱好儒術趙廣

為御史大夫縮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漢書曰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

宰相避路 貴戚泥樓 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

宰相如午前出宰相迴避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

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

冠鴛鷺之序

奮鷹隼之威

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諸侯皆疾鼂錯

羣臣多附安國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上許之

御史大夫四

原張蒼明習計籍漢書張蒼傳曰蒼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直言

漢書曰周昌為御史大夫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下之昌常從燕入奏事

增

博士退服事文類聚曰漢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

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寬為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原張湯奏事

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已

張歐長者處官

漢書張歐傳曰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

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為長者亦不

甚有名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周之子也明法

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杜陵護視家事小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

附益凡十少翁數言得失貢禹字少翁

萬二千長卿直言諫爭書

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大司空奏言

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曰薛廣德字長卿遷御史大夫廣德為

人温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宰相之副九

書

大夫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霜臺 烏臺 職司邦憲 糾轄朝綱 恪居司憲 慎守國章 帖 增弗以私害公 山堂肆考曰唐敬

然持重弗 劾奏易之 又曰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以私害公 劾奏張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太

后反誣 嘗冀驗疾 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元忠 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曰大夫冀味甘或不瘳令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不引大體 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惟先細務由 劾降崔漪 方曰唐顏真卿為御史大夫

是名少衰 平曰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蹇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經術可尚 又曰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

旬日宣制出除 不急細事 又曰唐崔縱為御史大夫覃御史大夫 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成

付僚屬 備員執法 洪武進士建文初改御史大夫李而已 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

請誅之 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 務持風紀 名臣記曰戴珊字廷珍浮梁

御史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御史大夫五 御史大夫五

原制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

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
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露沙作相
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乎貫冰霜之氣佇
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局俾效能於烏署 又
授蘇珣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珣
詞吞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
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
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增**蘇頲授尹思
貞御史大夫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司

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
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
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
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
志 又授宋璟御史大夫制曰三台副職百僚之師紀
綱是任蒞事惟能國子祭酒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
之氣吉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
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僭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
常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
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

憲式副人瞻

增記唐李華御史大夫辟記曰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

不恒從所宜也

御史中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

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秘書圖識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

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

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周官小宰

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

設官部

前監類函卷八十八

御史中丞

其任也

周禮少宰注曰初御史大夫更官大司空置長

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

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哀帝元壽二年御史

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

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

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以下謂

等書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陳羣及

為之王舉勛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

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

亦糾之

劉敞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

中丞皇太子以下悉聽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

制如是然亦更奏眾官實無其限宋中丞一人每月二

十五日繞行宮垣白辟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

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

綬兼曰青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

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眾官皆受停駐孝文帝元嘉

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

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詔信喚眾官應詔者得

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眾同例中丞

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

分道又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各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元

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冲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階一人執儀囊不惶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江梁

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賊賄付廷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又何敬容為宰相妾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及百官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音橫陳因梁制屬列奏案為中丞奏彈司空安成王頊導從南臺官成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

膏梁名士猶不樂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梁矣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亦可試為耳

設官部

官蓋頂

御史中丞

三

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

與分道元至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乘華羽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

令與臣抗衡至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

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為御

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

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

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帝

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

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辯國之五

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

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后改置左右

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

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

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

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柰何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

敕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

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咨浚稍有忤意

列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甚副朕意初學記曰百官志御

設官部

御監員名卷八十一

御史中丞

三

史中丞秦官也掌貳大夫漢因之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至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出外為臺主光武復曰中丞獻帝權置大夫而中丞不省魏初罷大夫改中丞名宮正復為臺主尋又改曰中丞晉宋之後並因之已上並見漢官及齊職儀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尉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又改為中丞隋室諱中省中丞增持書御史之品以代之唐初因之貞觀末省持書侍御史又置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初復舊增文獻通考曰唐中丞二人正四品貳大夫掌糾正百官罪惡宋承唐制無大

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

權

熙寧五年以知雜侍御史鄧綰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礙近制除待制或可乃以綰為龍圖閣

待制權御史中丞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九年鄧淵甫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宰相屬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疑若未安會官制行罷知制中丞職乃以本官試中丞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

最多隆興後被擢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復為之又三年再命蔣繼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

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万

俟高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初臺諫例不兼講

讀蓋以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

時赴講筵中與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万俟卨

羅楫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為說書

便於傳導檜死遂罷兼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

不預經筵者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

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

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

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續文

獻通考曰遼金俱有御史中丞詳總載元御史臺外置行

御史臺有御史中丞至元二十六年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

舉用賢才乃舉胡祗適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明初設御

史臺有御史中丞以劉基章溢為之十三年罷詳具總載

御史中丞二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

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

自陳蕃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徃質疑皆服其清識

高亮 晉書曰熊遠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眾

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入直逢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

緄避之緄不回協令人牽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

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冊府元龜曰晉范泰為御

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南史曰鄭鮮之字道子性剛直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 宋書曰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冊府元龜曰宋孔顛代庾徽之爲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

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井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潛確類書曰梁任昉爲中丞後進宗之到旣劉孝綽車軌日至號蘭臺聚 後魏書曰李彪遷御史中丞爲高祖所寵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又曰崔暹爲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

及暹爲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
籠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與唐書曰張易
之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太后不悅內
史姚璿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
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就獄尋詔
原之命詣璟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又曰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案不能遵
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
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

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
彈上從之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
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
人爲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李華崔沔集序曰崔
沔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
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
行又曰沔升御史中丞節高天下孔帖曰呂諲拜
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
汚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
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唐書曰

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執轡會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蹠不過傷臣而捨之或犯清塵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孔帖曰溫造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又曰崔從為中丞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儵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 又曰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

融劾周仁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 唐書曰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文宗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常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冊府元龜曰李珣為御史中丞帝

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珣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踈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準繩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珣官業應不堪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但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官要得其宜者唐書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禮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志氣方雅嫉惡如讐旣總憲綱

中外不繩而自肅孔帖曰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之又曰後蜀范仁恕拜中丞以爲郡王冊使仁恕謂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邸時人避之宋實錄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爲御史中丞時富弼爲相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者以爲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

言行錄曰王舉正皇祐中爲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爲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觀文殿學士東軒筆錄曰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槌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槌不賢則直其槌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槌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槌復橫矣長編曰仁宗以夏竦爲

樞密使臺諫交奏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曰唐介字子方召爲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又曰蘇轍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讒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又曰傅獻簡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

以正大臣臣當竭其力以死繼之 東都事略曰胡宗
愈元祐中爲中丞進六事曰端本正治知難加意守法
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系年錄曰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
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不就遷吏書復
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元史列傳曰
程思廉爲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
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
使毋自外聞者懾服 又曰葉李被召至京師世祖見
於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賜坐賜宴更命五日一入

議尋拜御史中丞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
此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
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
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
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可 又曰張珪武宗時中丞久
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
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
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
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
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 又曰郝天挺皇慶中拜

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綱紀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又曰月魯不花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德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 又曰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墮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 明名臣記曰章

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又曰顧佐太康人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被斥帝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榮亦言佐尹京威廉帝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 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景泰四年改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帝遂止

御史中丞三

原專席 分路續漢書曰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

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石室蘭

則分路而行以令主多逐捕不欲稽留顏延之為御史中

臺通並詳 絳騶白簡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御史中丞

仲容或有虧耶增盡忠 秉義新書晉武帝詔曰

以為中丞又晉明帝詔曰史豹直 鷹揚潛確類

光有居正秉義之心可為中丞豹取不出之義 臺率

史初入臺陪直比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臺率

衆官皆出彼獨潛謂之豹直下詳中丞二 臺率

鬼參謁上詳通典 海錄碎事曰御史上事日吏人參

原肅內外 分黑白直傳宣列傳曰宣為御史中丞明法

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無迴

避不吐茹 憤續漢書曰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

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王隱晉書曰熊遠字孝文

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

茹柔不吐剛忠亮增明憲法 練朝儀南史曰宋孔

至勁可謂王臣增明憲法 練朝儀南史曰宋孔

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駕北省

之百僚震肅莫敢犯禁下詳青箱御史注 駕北省

望南宮 上詳中丞二山堂肆考曰唐尚書省東西

中久次者至此必原周處正繩 陳謙奉法王隱晉

拘項望南宮也原周處正繩 陳謙奉法王隱晉

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

形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

舉邦憲 糾轄周行帖白 鍾雅阿撓 減宣酷暴晉中

曰王導稱疾不朝而出送郗鑒入臺奏導專任無敬御

史中丞鍾雅阿撓不糾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

之中丞稱史記曰減宣為御史增烏衣郎官 青箱御史

上詳通典南史曰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
 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
 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
 曰真宰相
 王臣唐本傳曰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
 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下詳前注
 薦未相識事必先白東軒筆錄曰孫抃為御史中丞
 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荅曰昔人恥為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聞於
 天下歸田錄曰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
 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
 先白中丞
 出自朕選不辱吾筆
 御史中丞宰相張知氣貌孤峻風望整嚴唐書曰
 白曰是不辱吾筆矣
 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又曰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
 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畏其筆端為之紙貴

曰宋劉瑀為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
 筆端徐騎省為志曰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義之
 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
 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寫彈文為之紙貴
 法始自
 貴恩不假人
 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畧曰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
 假人也
 督察萬里呵止半坊
 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
 兩街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自大亦甚矣
 六事留
 神三官得告
 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取扇以賜呼官不名
 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
 執綃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
 辛次膺除御史中丞力辭詔今後行事陪位立班從駕
 非泛朝謁並與告次膺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

設官部
 御史中丞

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 抨彈之勇 嚴猛之稱

杜牧中丞崔璪制曰抨彈之勇正當時病 天中記曰

御史中尉鄴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

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

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

之敕赦之道元遂 劉瑀使氣 張緬圖形 筆端注

盡其命因以劾悅 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驅迫墜溝 傳呼

過關上好古執禮一日 山堂肆考曰宋御史中丞劉溫叟

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必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

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 半年始授 三月即真 宋御

史中丞劉溫叟卒有請除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

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

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綱目曰唐舒元輿權

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剖斷詳悉明審不三

月即 平雪讐嫌 不避權貴 明名臣記曰林聰陞右

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

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 又曰王

雲鳳和順人成化進士正德十年起家副都御史上疏

乞休雲鳳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

故上 彈奏無所屈撓 秉直不憚強禦 濟陽錄曰

多繪為御史中丞既到職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

不憚強禦 減宣微文深詆 杜周外寬內深 上詳

二 史記曰杜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 漢推明

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習選在薛宣 晉擇重威任先庾峻 帖白

原掌蘭臺 漢官典職曰 總蘭臺 漢官解詁曰建武以

設官部 刺監頂函卷八十一 御史中丞

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避車住揖書

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其權次尚書糾察百僚漢舊儀曰御

典職曰御史中丞遇尚書郎糾察百僚糾察百僚史中丞內掌

避車執板住揖車過乃去糾察百僚天官書曰太微四星為

刺史糾察百僚太微四星端星左右星為掖門四星為

微南四星在殿內察非法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史中

為執法星在殿內察非法丞在殿內掌察舉非法

監國得失王充論衡曰蘭臺之課第刺史漢書曰

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居殿中舉不法

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百僚震悚東觀漢

辯釋名曰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百僚震悚又謝承

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百僚震悚又謝承

曰樊准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又謝承

後漢書曰傅賢拜御史中丞執憲公平百僚敬服

一月而遷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司羣僚憚之東觀漢

熙字日温為御史太子得糾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

中丞羣僚憚之

尚書臣所未譬百僚未憚山公啓事曰御史中丞刁

朝廷無以易之周浚有才用周浚有才用也孔顯有

憚坐治政事周浚有才用也周浚有才用也

故尚書可也周浚有才用也周浚有才用也

才能又曰孔顯有才能果勁不寬而不縱史光字孝

明太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

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

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

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

彈奏不畏強禦晉中興書曰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

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奏劾少府穢濁王隱晉

設官部

增奏彈夜警

御史中丞

昌

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

法鞭儲傳

梅陶自序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乎

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乎

中司

獨坐

執憲

糾職

奏劾

類聚

曰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賦污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曰識睦之否杲曰不識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

小南何敢以罪人簪裾預燕裾輻預其燕者殷芸

龍門劉孺顯劉孝綽陸倕而巳號曰乞弛鹽禁曰魏

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

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共之魏主從其言是專

奸賊縮氣

唐本傳魏謩遷中丞發

自辟三院

通典

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

所駁異

肆考曰唐實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

與宰相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遷御史中丞務謙

慰淮西

肆考曰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遣

取之

內外肅清

唐本傳曰牛僧孺遷中

河北

肆考曰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

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

詆訶紛然

平直無枉

持憲平直無所阿枉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封識

宛然綱目曰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

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聳聞風采** 輔為中丞論廢郭

后事天下 **論崇節儉** 事畧曰薛奎仁宗朝拜御史

乞立根本 言歸田錄曰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

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 **彈新參偏見** 錄曰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

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光愕然曰柰何論之

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此乃心腹之疾 顧可緩耶未幾

安石變法百姓騷然 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

余所不及 **豐稷讀傳** 盛稷懷唐書上殿為讀仇士良傳數

行上曰已諭之矣 **不求福報** 黃治為御史中丞治為

稷偽不聞讀畢

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

仰不欺天俯不欺人 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何瑋死義 元本傳曰何瑋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

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 **不嚴**

耶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

而肅 元列傳曰董士選拜江南行御史臺中 **論救納**

璘元本傳曰璘兒只拜御史中丞御史納璘言事忤旨

璘帝怒詎測兒只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為昌

平令孛兒只又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為昌

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

讀貞觀政要孛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風采**

凜然 明名臣記曰吳納字敏德常熟人洪熙中歷陞南

設官部

崇鑒類編卷之八

御史中丞

五

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
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

御史中丞五

原詩梁劉孝綽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遙望承明
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
白雲夏峰盡青槐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隋江總贈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
鸞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案今隨年代改借問
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單肅權豪誰知懷
九歎徒然泣二毛 **增**唐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詩曰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

出關春色避風霜 又上裴中丞詩曰六年西掖弘湯
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
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多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
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柳宗元
詩曰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
鴉 方干上杭州杜中丞詩曰昔日雄才登上第今將
重德荅明君苦心多為安民術援筆皆成出世文寒角
細吹孤嶠月秋濤橫卷半江雲掠天逸勢應非久一鷄
那棲衆鳥羣 宋楊億詩曰際曉乘騶入九達內朝簪

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紫芝 元貢

性之和中丞馬伯庸贈別詩曰江南驛使路遙遙遠赴

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輶隔花

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趁早朝祇恐淮南春色動萬竿

煙雨綠相招

增制唐蘇頌行崔沔御史中丞制曰純至之心求忠出

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攝

官持憲履繩緒墨臨事不詘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

以光二丞之秩 孫逖行蕭諒御史中丞制曰直道有

恒澄心不撓果斷之用操利器於筆端通明之識置煩

文於度外所歷清要必聞聲實將求獨坐更佇兼才斯

正色於準繩俾生風於臺閣 常衮行張獻恭御史中

丞制曰正以居業直以輔仁行三復而無玷剛百鍊而

不缺階歷要重發揮刑政分總戎詰禁之柄處導風宣

俗之長交脩文武儔諸古人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

本靜末未常及私固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入正二

丞之列俾分三獨之尊 張九齡行盧絢裴寬御史中

丞制曰盧絢等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操準是衣

冠之則頃登臺閣載光天地可以軌儀三獨端肅百僚

繩糾所歸澄清斯在宜展舉能之効俾申執憲之誠

白居易行薛存誠御史中丞制曰庶官之政得人則舉
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
脩者其斯任之謂與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
曹居必靜專言皆謹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
立於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
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違強
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敬服斯命徃其懋哉

原箴晉傅咸御史中丞箴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
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
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

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
渙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
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
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
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
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翹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
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內
省有愆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卞敬宗司直箴曰惟茲
憲臺皇威斯翼昔有二鮑豪彊屏息良臣獻箴敢告司
直

增表北齊司馬子端為中丞選御史表曰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摧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宋呂中丞辭免中丞表曰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閥閱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踈遠之迹曷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簡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

之著聞言厭摺紳之緒論憂畏之甚啓處靡遑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無錫縣志卷八十八

八十八

